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三、雪山初救女靈嬰

正在有興頭上，師父忽然回轉。那是一個年已九旬，隱居深山的老年異人，見她居然收心，讀書智力大增，又救了兩家土人，好生喜慰。在洞中住了三月，照舊教她讀書習武，並將土豪姓名來歷和東山俠士為人一一告知。虎女激於義憤，力請師父除此大害。老人力言時機未至，你既有此除暴安良的志氣，早晚必能成功，但須多尋兩個有力幫手。所救土人並非無用，一則人少，惡霸本領甚高，還有許多厲害同黨。非但此時不可輕舉妄動，便想救人也須謹慎，不可露出形跡。不是萬不得已也不可將土人隨便引來山中。

並說本身事還未完，日內就要起身。惡霸業已知道你是他的對頭，你年已長，近來已明事理，本領越高，人更靈慧，不似以前一味膽勇，全無心機，濟困扶危分所應為，天生智能原為人用，越能發揮越好。今非昔比，我已不再拘束你的行動。你天性義俠，聰明絕頂，我去之後只管隨意而行，但要謹慎一點，時刻留心，免得吃人的虧。

如有什麼事想要下手，二虎最好同帶出去，以防變生倉猝，可作接應。虎女見師父這次回山口氣大變，非但沒有管束，反多獎勵，越發高興。決計非將這幾千個土人救出水火，不肯罷休。

這日忽然發現鐵漢，想起師父叫我尋找幫手，始終不曾遇上，此人好似能用，便與相見。一談便覺此人不差，可惜不如自己，人也太少。這時，土人遇救逃亡的已有不少，倒有一多半是被虎女救去。鐵漢平日早有耳聞，忽然見面，喜出望外，幫著做了不少的事。

虎女覺他能力還是不夠，膽勇雖大，機警智慧俱都不高，老想物色兩個好幫手，未得其便。雖聽師父說東山隱居得有幾位英俠之士，相隔又遠，素不相識。對方的人又都隱居深谷之中，師父曾有嚴命，不許隨便深入，連惡霸莊中都不許去，只得罷了。

前日試出鐵漢對她忠實，第三日便救了陳家母女，令他騎虎往接陳好。鐵漢初到虎女所居安樂洞，一聽眾土人生活如此安樂，也想搬去。

虎女笑說：「你住在東山境內，不受惡霸侵害，正好代我查探對頭動靜。我這地方奉有師命，不容外人隨意出入。所救土人均是事前說好，各憑力氣求取衣食，辦不到的均由我出力相助，只管自由自在，決不過問欺侮他們。只有一件，這兩三年內來了便不能走，不能離開本地，以防洩漏機密。

「我如看你重，你只孤身一人，已然來此，便想回去也辦不到。只為對頭人多厲害，有好些事我都不便上前，多你一個耳目，將來用處甚大。你仍回到原處，看事如何，將來再定。好在路已認得，有事尋我，只在來路樹林外小峰之上吹我所贈竹管，虎便接你過來。另外還有一條秘徑，下次再對你說，先回去吧。」

鐵漢接過竹管，仍騎虎而去。經此一來，越發膽壯。虎女形蹤飄忽，常時離洞遠出，無事不令往尋，有事都是自己尋來。鐵漢每遇附近土人真個危急，便往求說，虎女也非一說即允，性情甚剛，話一出口，永無更改。鐵漢對她奉若神明，從來不敢違背。

虎女經常戴著一個虎皮套，臉有乃師特製的面具，前額釘著幾點金星，下面只露出一雙黑白分明。隱蘊英威的秀目和口鼻兩處，微笑嫣然，齒白如玉。穿著一身白衣密扣的短裝和一件白披風，腰圍豹皮短裙，裸著兩條小腿和一雙脛附豐妍、底平指斂的雙足。

下穿一雙特製藤鞋，有時穿一雙虎皮短靴。多冷的天腿仍露出半截，越顯得細腰猿背，膚如玉雪，英姿颯爽，清麗出塵。只那面具從來未見揭下，鐵漢也未理會。

婁公亮去年已聽人說起虎女許多奇跡，一聽陳家父女被虎女、鐵漢救走，不由勾動前念。因虎女行事向來隱秘，不是小鳳走口，決無人知，如換別人也不敢說。匆匆問明經過，便往東山界內尋去。到後一看，人已走開。知她行蹤無定，方想回轉東山，改日再來，中途忽遇陣雨，望見前面有一山岩，趕往避雨。

雨後山洪暴發，將路衝斷，遍地皆水，只得改由崖上尋路，打算翻將過去。不料將路走迷，越走越遠，竄入森林之中。因離家近，又是一身輕功，三數十里的山路不消多時便可到達，沒有準備乾糧。避了大半月雨業已腹饑，再在森林中亂竄，越發饑疲交加。

天早昏黑下來，藝高人膽大，並未覺著危險，心想這片森林以前登山遙望好似見過，佔地並不甚大。因其偏在東北角上，中隔危崖，從未到過。身邊帶有千里火筒，只要看準方向，照直走去，穿出這片森林便可回家，始終不知當地便是虎女所居安樂洞的邊界。

森林是一大長條，如往北走，早已對穿過去；這一向東，非但急切問難千走完，前面一帶林木越密，地上藤蔓糾結，灌木叢生，簡直無路可通，連虎女久住在此俱都不曾到過。公亮路早走迷，誤以為平日所見那片小森林，妄想硬穿過去，如何能夠辦到？等到看出前途形勢奇險，無法再進，饑火中燒，人又疲極，方始警覺，業已走了這一大段。

以為前途不遠仍可穿出，又不捨得退回，只顧繞著樹木亂轉，時退時進，始終沒想到改走南北兩面橫穿出去。正在心慌著急，忽聽遠遠虎嘯，暗付，此時肚皮正餓，何不朝那虎聲來處尋去，將虎殺死，用樹枝生火烤吃一飽再打主意、念頭一轉，立朝虎聲來路尋去。

又走了不少的路，虎聲好似就在近處，並還只有一隻。想起手中寶劍鋒利，身邊又帶有暗器，只要那虎不多，決可如願；真要不行，憑自己這身輕功，也不至於為虎所傷。再看前路林木較稀，路也好走，有的地方還有月光透下，心中一動，忙往一株枝葉已枯的大樹上援去，穿出樹層四面一望，不禁叫了一聲倖倖。

原來公亮目光到處，看出那片森林密壓壓無邊無際，不知多長多寬，離去路這面至多還有兩三里便可走出。前面已現出大片峰崖，崖前還有平地溪流，月光之下靜蕩蕩的，虎嘯之聲已止。

心想，只一走出森林，便可設法掘取山糧，打獵充饑。到了天亮，覓路回村，少卻許多危機，不比林中黑暗陰森，時刻提心吊膽，防備毒蛇猛獸暗中侵襲，步步皆險。精神一振，看好去路；便跳下來，往前趕去，眼看沒有多遠便可走出，前面地上已有月光。

方幸脫險在即，猛聽又是一聲虎嘯，震得山鳴谷應，林木蕭蕭，聲如潮湧。聽出虎在原處未動，但那嘯聲分外猛烈，與尋常所聞不同，知是極雄壯的大虎。走了這一日夜，饑疲交加，是否敵牠得過還拿不定。剛有一點戒心，猛一回顧，瞥見側面樹旁有兩團酒杯大小的金光，一閃即隱，離地頗高，不禁大驚。

暗付：這東西是何猛獸，怎會比人還高？要是毒蛇大蟒，必更大得出奇，人力決非其敵。這樣亙古無人的森林之中，什麼凶毒猛惡的東西都有藏伏，這兩團金光必是牠的凶睛，不知被牠看見沒有？黑暗之中萬惹不得，慌不迭便往外跑。一路留神身後並無動靜，心方暗幸，那東西許是一條難得見到的大蟒，因無傷人之念，故未追來。如是猛獸，不會那樣高法。

正在尋思，一面穿林急馳，猛覺身旁不遠鼻息咻咻，情知旁有猛獸埋伏，暗道不好。恰巧右側是片空地，人也快要走出，還有六七丈，再過一排樹林便到林外，月光業已照進。同時瞥見兩團金藍光華由暗影中馳來，看去那東西彷彿是虎，十分長大，也未看清，慌不迭先往斜刺裡躡去。

落地回顧，果是一隻從來少見的大虎，悄沒聲掩將過來。林中地厭，光景又暗，打算逃到林外，將其殺死。一手握劍，另一手丟下千里火筒，就勢取出暗器，一面往林外縱去，正準備用獨門鐵環箭照那虎目打去。身剛落在一株大樹之下，再有幾步便到林

外。

月亮地裡回顧那虎也跟蹤跑來，竟比常見的虎雄壯威猛得多，跑得卻不甚快，也未發威。手剛揚起，便聽林外又是震天價一聲虎嘯，才知那虎不止一個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手中劍還未發出，百忙中覺著一股急風撲來，料知不妙；不顧打虎，也無暇回看，一聲怒吼，便往林外空地上縱去，準備落地回顧看清何物，以便迎敵。公亮一身極好輕功，動作如飛，人又機警，耳目最靈。

稍微警覺便自縱避，做夢也未想到那東西來勢如電，比他更快，還未落地，兩臂一緊，連人帶手均被他緊緊抱了一個結實，和上的一道鐵箍一般，力大異常，公亮那高武功竟不能絲毫掙扎。忙中側顧，瞥見那東西似人非人，目射金光，正是方才林中所見。

人是被他週身箍緊，兩隻手腕又被長爪抓住，無法動彈。那水牛般大的猛虎目光電射，又正迎面走來。暗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正想用什方法冷不防將背上怪物甩脫，只一脫身，便有生機。滿擬這樣一個怪物，一隻猛虎，為了爭奪自己，定起惡鬥。本想縱起，無如長路奔馳，饑疲太甚，身後怪物力大無窮，不是輕易可以掙脫。

正在暗中運用氣力，打算施展內家真力真氣，出其不意拚牠一下。那虎到了面前，忽然停住，朝著自己注視，初來神態原極猛惡，這一對面反倒馴善起來，低吼了幾聲便轉身往前走。身後怪物先是抓緊自己，毫無動靜，也看不出是何用意。等虎吼完轉身，忽然四爪齊鬆，離身而起。

公亮剛把內家真力運足，見虎一走，還當虎怕身後怪物，業已避退，只奇怪這東西怎會沒有聲息，也無傷人動作。正待施展內家「卸繃」二字真訣，先用縮骨法一鬆，就勢一個前撲，突然發動，將身後怪物甩將出去，再用寶劍暗器和牠對拼，不料怪物自會退走。

當時只覺身子一輕，忙急縱身回顧，月光之下，瞥見一條形似猿猴的黑影，前頭兩團金光是牠眼睛；腦後長髮，凌風飛馳，其急如箭，正往來路林中凌空縱去，晃眼躡入林中，不知去向。始終未聽聲息，也不知是什用意。再看那虎並未走遠，中途還在回望，好似相待。

公亮人本機智，前後細一尋思，猛想起平日聽土人說虎女所騎的虎從不傷人，甚是馴良，比常虎要大得多。方才我被怪物擒住，那虎趕來，非但沒有傷人之念，吼了幾聲，怪物便鬆手退去。如今又似前途相待，莫非虎女便住此地不成？心念才動，再往前面仔細一看，那條溪流兩旁，高下下、東一片西一片長著許多莊稼。左近山腳崖坡上面還有人家房舍。

當地既有人居，那虎卻在這裡從容吼嘯來往，無人驚動，越知所料不差。但照虎的來路，試探著走去，虎也不時轉身回顧，似見公亮追來，方始飛馳而去。前面乃是一列峰崖，甚是高峻，崖前大小山石森列若林，最低的也有一兩丈高下，虎便往這亂石叢中繞進。公亮斷定不差，越發膽大心細，只管跟蹤前行。

快要到達，看出怪石森列中似有山洞隱現，虎已進去，無人走出。奔走了一日夜，連遇驚險，不曾休息，又餓又倦。來路曾見人家，忘了先去尋人詢問，相隔已遠。正在後悔，瞥見路旁有兩株桃樹，山桃正熟，老遠便聞到桃香，仰面一看，甚是肥大，實在餓得難受，饑不擇食，採了兩個下來吃完，覺著滿口甘芳，又香又脆。

暗忖：憑自己所練內功，再餓幾天也不妨事，只為急於上路，無暇用功。此時夜深，主人不知住在何處，未便驚動。這裡想是虎的巢穴，既不傷人，有這兩個桃子稍解饑渴，索性連那兩處人家也不去驚動，就在附近覓地坐定，用上些時功，先把精神回復，候到天明再見主人也是一樣，省得深夜驚動。對方雖是異人，終是女子，好些不便。

主意打定，見樹旁不遠對著那堆怪石，有一丈許高的石筍平地拔起，和前面怪石差不多，相隔較遠，孤立地上。因料那虎通靈，主人又是一個奇女子，便朝崖前招呼，通了姓名來歷以及遇水迷路誤竄來此，還沒見到主人。為了腹中饑渴，深夜不便驚動，只得將樹上桃子不告而取吃了幾個。

現在準備坐到天明人起，專程求見，請勿怪罪等語，說完，因那桃子好吃，又採了兩個。縱往石上一看，石面平坦，上豐下銳，即便所料不對，有什危險侵害，居高臨下，應付也較方便。主意打定，便用起功來。

剛把雙目垂簾，運用真氣，走完幾個周天，忽聽笑聲啾啾起自對面。忙睜眼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。原來對面崖腰上本有好幾處突出的平崖和大小叢洞，先在下面被那許多怪石擋住，沒有看出。崖上石多土少，無什草木，上下壁立洞穴甚多，形勢奇險，表面卻看不出，月光照將上去，宛如蒙上一層銀霜。

初意這樣深夜，主人如在，早已出見，不會沒有動靜。那虎由崖下怪石叢中走進，內裡又有一座山崖，以為就是有人也在下面洞內，沒有留意上面。到了石頂上，雖見對面崖腰一帶形勢奇秀，洞壑雄奇，也未細看，急於用功，養好精神，天明去見主人。掃了一眼，便閉目用功，就此忽略過去。

及至聞得笑聲，方始看出離頭不遠側面崖腰上有兩三丈長，一丈多寬一條平崖，還有大大小小高低不齊的崖石，上下錯立，似可盤旋上升。那片平崖前面一片平石，後面一個大叢凹，頭上岩石向前突出，似要崩倒。底下現出一丈多高一個洞穴，一邊還有一條天然生就的山石，離地數尺，孤竅玲瓏，上甚平坦，偏在洞旁。

因那巖洞往裡縮進頗深，不細看不易看出。崖旁石上斜倚著一個白衣少女，身材衣服連同腰間所插箭囊針袋均與土人所說虎女相似。石旁還臥著一隻猛虎，比方才所見還要雄壯，洞口外也蹲著一隻大虎，與前見相同。少女披著一頭秀髮，面具業已取下，連同虎皮帽套掛在旁邊石角之上。

身上半披著一件白披風，一手扶著身後山石，一手叉腰，下半身橫臥石上，露出一雙粉鸞玉足，望著自己，笑容未斂，月光之下看去宛如天人，忙由石上起立，長揖說道：「久聞俠女大名，極欲一見，均未如願。今日因聽陳家夫妻連他女兒小鳳被俠女救來，想尋鐵漢托其引見，忙見，不料出獵未歸，不知人在何處。想要回去，中途遇狂風大雨，山洪暴發，將路隔斷。」

「誤竄森林，饑疲交加，好容易走出，又被一怪物由後擒住。幸蒙俠女坐下神虎解救，驚走怪物，引來此地。深夜不便驚動，想等天明求見。沒想到俠女就在對面，不知鐵漢可在此地？可能容我拜見一談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忽一女童也和虎女一樣打扮，捧了一盤食物由內走出，見面便喊：「於爹怎不過來？」

公亮認出小鳳，心中越喜。說完正要招呼。虎女先見公亮向她說話長揖，態頗恭謹，從小生長山中，從未見到這樣溫文有禮的人，反倒覺著好笑。後聽說有怪物，似頗驚奇，也未回答，先朝小鳳低聲說了幾句，俯身抱著虎頭又說了幾句。

公亮見她不理，正在發僵，虎女忽然抬頭笑道：「我從小生長山中，被虎養大。後蒙恩師教養，與山外人從無來往，不知禮節，請你不要見怪。我已知道你是東山來的好人，想和你交一朋友。你還沒吃東西，請到我這邊來，吃飽再說如何？」

公亮聞言，才知虎女生長深山，天真誠樸，並非驕傲，忙即謝諾。正問路在哪裡，小鳳已放下木盤，順著上面崖坡山路連縱帶跳趕了下來。公亮看出路在對面怪石叢中，兩面相去不過兩丈，心想：我家住在東山，她怎得知？聽說此女本領甚高，又有伏虎之能，莫要被她看輕。

好在精力業已回復了些，忙喊：「小鳳不必下來，我已看出道路。你在北山崖上等我引路，省得上下跋涉，山路大陸又不好走。」說罷，暗中提氣，施展輕功，縱身一躍兩丈高遠，輕輕落在前面第一排離地兩三丈高的山石之上。虎女已被崖石擋住，小鳳也剛跑到崖腰中段，相隔那崖還有三四丈，中間還有幾塊參差不齊的怪石。

正待由石上越過，忽聽頭上少女笑聲贊好。抬頭一看，正是虎女已由石上走到崖邊，探頭下望，滿面笑容，丰神越顯美豔，人也越發顯得天真。既不怪來人賣弄，也無驚奇之容。初次相見，自然親切，方覺此女真美。

虎女已嬌呼：「小鳳，你引妻三爺由左面石頂上來，省得走累了的人跳縱吃力。」

公亮初次相見，不知對方深淺，所說是否還有用意，面上一紅，忙答：「小弟遵命。」

小鳳並未過來，只照虎女所說，指點公亮由側面繞過。這才看出，那些怪石雖是高下森列，宛如劍樹，中部卻多相連，便有隔

開也不甚遠。因虎女神態自然，不以為奇，深悔方才那一縱，一個不巧還要被人看輕，只得假裝不是成心，從容走過。快到崖前，忽現缺口，相隔卻近，輕輕一縱便到對面。

小鳳已繞走過來，虎女人也退回。小鳳低聲說道：「乾爹今朝往尋鐵漢，我師父恰在那裡，見要變天，方始騎虎趕回。中途望見乾爹人在崖上，料知一個不巧便要遇阻，沒想到今來此地，睡前想起那地方中間隔有絕壑，如由崖頂覓路便要走到森林裡面，更難走出，命虎往探，半夜醒轉沒有音信。

「虎媽大吼，喊小虎回來。後聽回音已尋到，正往我們這面走來。又隔了好些時還不見到，師父心急，又叫虎媽喊虎，便聽小虎在低聲吼嘯。師父從小被虎養大能通虎語，但未聽清，跟著小虎趕回，知道人已引來。又隔了一會兒不見走上，出洞探看，見乾爹在對面石上自言自語。

「師父平日所遇都是粗人，像乾爹這樣不曾見過，覺著好笑，掩在洞口沒有走出。後見乾爹和師祖一樣，吃完兩個桃子索性打起坐來，越看越好笑，和我說此人甚好。在森林中亂竄這一日夜，想必又餓又累，快將飲食備好，再去喊他過來相見。我師父也曾救了不少人，像今日這樣高興還是初次見到呢。」

公亮聞言心中越喜，越覺方才不該當面賣弄。隨著小鳳順山路從容走上，虎女人早回到原處，仍是半倚半臥。這一對面，越覺對方容光照人，明艷絕倫，人更真誠大方，自然端靜，見了來人也不立起，把兩條玉腿往裡一縮，手指身旁鋪有豹皮的石，笑道：「婁三爺請坐。我因從小生長山洞之中，共只師徒二人，沒有椅凳，坐的都是現成山石，不知今日有客要來。請先坐在旁邊，明日問陳家討來板凳你再坐吧。」

公亮見所臥山石也有丈許方圓，想似經人常年坐臥，石質堅細，看去又滑又亮，上面鋪著好些獸皮。虎女這一讓，便坐在她的腳前。一則地方頗寬，又知對方是個奇女子，無什嫌疑，生平不喜女色，行年三十尚未娶妻，不知怎的一見投緣，越看越好。

心想謙謝，改坐方才小鳳放東西的那塊山石之上，偏是不忍拒絕，竟照所說坐了上去。方要開口，虎女已先笑道：「婁三爺餓了一天，這要是我決沒有這樣耐心，你先吃飽再說。好在天也快亮，你先在石上睡些時，在我這裡住兩天再走如何？」

公亮從未聽少年女子這樣說法，心中未免驚疑，暗中留意，見虎女妙目澄波注定自己，全是一片天真，似無別意，又聽小鳳說虎女從小是夜眠早起，睡眠甚少。天還未亮已自起身，更喜花月良宵。遇到月明之夜，往往子夜起身，更不再睡。黃昏剛過便和小鳳同臥，一面打發小虎往探公亮蹤跡，此時剛醒不久，已不再睡，才放了心。

好在方才已用過功，不睡無妨。虎女所備食物也頗豐盛，又當餓時，吃了一飽。虎女先勸公亮就在石上安眠些時，醒來再談，公亮推說不倦。虎女初次遇到這樣投機的人，覺著來人言動都對心思，話更好聽，極願同他談天，便不再勸。二人就在石上對月清談，越來越投機，彼此相見恨晚。

公亮始而因見虎女過於大方，不拘小節，還有一點戒心。及至談了一陣，始而還妨虎女有什用意，及至看出對方純然一片少女天真，只是投機，並無他思，反倒生出愛慕之念，由不得墮入情網。雖因初見，素來端整，處處矜持，實則醉心已極，再聽虎女身世來歷和平日為人，更加敬愛。

原來虎女雲萍乃人家棄嬰，被一老虎銜到洞中，用虎乳養大。從小生長山中，筋力健強，常吃虎乳和山中果實，未動煙火。先長了一身綠毛，力大身輕，終日赤身露體，也未遇見一個人類。仗著母虎愛她已極，終日同出同進，寸步不離。最奇是那虎連所生小虎均不吃葷，雲萍也未吃過生肉和煙火之物。

到了九歲上，忽然大雪封山。因這一年雪下太早，全山冰凍，無處求食，實在餓得無法，一人二虎冒了風雪一同出去尋找食物，無意之中連人帶虎滑落冰溝裡面，無法上來，又餓了兩三日。虎女自來膽大，天賦異稟，聰明機警，會想主意，身又靈巧，便叫虎媽等在那裡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好容易攀援上去，又凍又餓，力已用盡，跌倒雪中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眼看送命，被本山隱居的一位異人發現，將其救往洞內，先與吃飽。這時虎女不通人言，見救她的是位白鬚老人，和她形貌相似，雖知感激，依戀非常，但見石上蒙有虎皮，以為他是老虎對頭，見虎必殺，又無法說出自己心意，乘著老人不見，偷了許多吃的便往外跑，回顧老人並未追來，心還暗喜。

這時雪又下了起來，鵝掌大的雪花滿空飛舞。急於往救二虎，加以從小生長山中，老人洞前一帶因有森林峰崖阻隔，不曾去過，仗著天生異享和多年磨練，能耐寒冷，目力甚強，所遇又是異人，剛一抱起便被獸皮包住，身子一暖，老人再用手法施救，走不幾步便自回醒，雪恰停住，早就留神來去途向，逃走以前老人見她未穿衣服，又將獸皮匆匆給她做了一條圍裙和一件皮套披在身上，比前溫暖得多。

人又吃飽，精力回復，冒著迎面飛來的狂風大雪，一路縱跳飛馳，又聽虎嘯之聲，不消多時居然尋到。剛要往下縱落，忽聽人言，與方才老人語音相似，二虎也在連聲歡嘯，似已遇救。忙探頭一看，老人業已先到，腰間雖有方才所見的兵器，並未殺害二虎，反帶去好些食物，連忙縱落。

老人便命她騎上虎背，拔出身邊寶劍，將那又滑又陡的冰崖開出一條坡道，縱將上去。老人所帶食物，除了兩條獵鹿腿外餘者都是山糧，見虎不肯吃葷，越發高興。二虎吃飽，精神立振，雙雙一縱而上，回到洞中住了幾天。

因那地方比舊居溫暖得多，山糧食物容易掘取，連人帶虎俱都不肯離開。老人本領既高，人又和善，虎女本極聰明，不消幾日便學會人言，老人給她取名雲萍。因見虎女一身綠毛，又代她做了一身衣服，月民了一些靈藥，告以水火用處，虎女這才葷素並用，常吃煙火之物。那虎始終仍是吃那樹根野菜和各種山糧，不肯吃葷。

虎女趕過遇救經過，才知老人姓雲，久隱山中，已數十年。成都故鄉還有親屬，每隔十年回去一次，平日只在山中靜養，常出採藥。近日發現有一綠毛少女騎虎出遊，因以前不曾見過，心中奇怪，一聽虎嘯便往窺探。虎女本來不在當地居住，日前無心來此，發現當地山糧果樹甚多，停了下來，剛覓到崖洞居住，便遇大雪封山。

共總沒有幾天，老人尋去，恰巧走開，只看出一點虎跡。封凍之後，以為少女由此路過，業已他去。方覺那日手邊有事，不曾追去查探下落，到底是人是怪，有無父母師長，為何騎虎出遊連衣服都不穿一件？遙聞虎嘯之聲十分慘厲，忙跟蹤尋去，剛看出有兩虎落在雪溝裡面，相對悲號。

偶一回顧，前見綠毛少女正在對岸冰雪中掙扎急走，神情狼狽，忙即趕去，人已跌倒雪中，昏死過去。知其又冷又餓，忙用身披皮外套將她抱起一看，眉目甚是端秀，未到洞中便救醒過來，知道那虎少女所騎，必有原因，意欲先將少女救回洞去，吃飽之後再往察看，那虎如無惡性，便連二虎一齊救走。

不料少女不通人言，看去卻極靈慧，正想細心查問，剛一轉身，少女便用竹籃偷了一些山糧如飛逃走，料知往救二虎。先防虎不吃素，將洞中兩條乾鹿腿帶去，恐不夠用，又裝了一些野菜山糧，仗著路熟，走得又快，搶在前面。虎女逃時心慌，雪花迷目，故未看出。

老人到後看出那虎十分馴良，雖然餓極，卻不吃葷，只將所帶山糧吃光。大的一隻母虎首先貼向身旁，搖頭擺尾表示親熱感激，不時昂首悲嘯，並往上躡，崖勢險滑，上下太高，又躡不上去。另一隻虎稍小，也跟著亂嘯亂竄，偏是冰雪太滑，躡上一半便同滑倒下來，急得二虎悲嘯不已。

知其想尋綠毛少女，隨即喊住，告以人已遇救吃飽，就要尋來，並還帶有食物。二虎競能會意，立時住吼收勢，回身朝老人低聲歡嘯起來。跟著虎女尋到，一同回轉。

不久，虎女週身綠毛連腳上的厚皮全數脫去，通體玉雪也似，貌更美秀。老人自是愛極，由此人、虎便在洞中住下，不再離開。因老人文武雙全，本領甚高，並有兩口極好的寶劍和幾種暗器、一根極長的套索，善知天時氣候和山中出產，不必再愁吃的。

虎女再學會武功，知道打獵，又有二虎相助，越發方便。

起初打來野獸皮角多半棄掉，老人笑說：「這些東西均有用處。」命全藏起，並用藥草石粉洗過，以免朽壞，越堆越多。

虎女只遇見老虎不肯傷害，就是遇上，不必動手，也被二虎嚇退，餘者無論是何猛獸，遇上決難逃脫。如非虎女喜潔，老人不大吃葷，又不願多殺，當地猛獸早被這一人二虎殺光，就這樣也被嚇得望影而逃，越逃越遠。過了兩年，老人忽然取出幾本手抄的書強令識字，並教以做人之道。

虎女知識越多，想起老人的恩義，強要拜之為父。

老人說：「我不願再要兒女，拜我為師也是一樣。」虎女力請不從，只得拜了師父。

那兩隻猛虎以前乃本山另一異人所養，母虎從小便受訓練，沒吃過有血的生物。本是雪山異種，經那異人從剛出生便抱來山中養大，性極靈巧，力大威猛，比常虎厲害得多。形態也有不同之處，比常虎頭頸較長，腿也較粗，發威奔馳時長尾豎起，差一點的小樹只一尾鞭便可打斷，鋼鞭一樣。

野獸被牠打上更不必說。自來老人洞中，因虎女是虎養大，深知虎性，能通虎語，再奉老人之命，每日重加訓練，比起以前越發機警。

起初老人因覺虎女年幼，膽力太大，洞中只有二人相對。自己每日勤於用功，除教她認字習武外，好些事物均不知道。有許多話也未說過，又是一口川音。本山東西兩山均有不少土人，還有一家惡霸，恐其言語不通，人又美貌，出外惹事，特意把所藏細白麻布給她做了幾身新衣服和一個虎皮帽套，一副面具。

出時並令帶上寶劍暗器，索性裝成一個奇裝異服的騎虎怪人，使敵人看見先自膽怯，免得吃人的虧。一面隨時告誡，說別的人類多半險惡，稍一疏忽，你便被牠擒去殺害，想要回來十九無望，千萬不可遠出，至多只在東西兩面十餘里方圓之內走動。第二圈森林和西面危崖決不可以越過。

否則，你被西山惡霸和手下的人看破，非但危險，還要給我惹事。東山隱居的雖是幾個英俠之士，看破無妨。一則你們還不到見面時候。他們深居幽谷之中，內藏桃源樂土，外人不易走進。相隔又遠，中有阻隔，非由西面森林繞出不能前往。遇見惡人也是危險。

東山諸俠見你之後，必要跟蹤來此，也要擾我用功，最好暫時不去，到了時機自會指點前往。因此常把西山視若畏途，更伯生人，並不知道師父另有深意。直到老人前年因事回轉成都故鄉，走時雖然再三囑咐，以後見人必須小心，二虎更要同出同入，不可離身，並未再提不許遠出的話。

虎女人最靈慧，想起自己曾經空手連殺兩豹，獨鬥五狼，並令二虎避開，不令相助，俱都手到成功，全數殺死。師父臨走前三月，非但日夜加緊傳授武功，並將生平絕技七星針取出，吩咐勤習，練到雙手齊發，百發百中，並能連劍一齊使用。憑自己的本領和師父所賜的那口斷石如腐的寶劍，多厲害的毒蛇猛獸遇上就死，決難傷我毫髮。

從小又將師傅手箭學得精熟，雙手連發，遠及百步之內，連夏夜的流螢均能打中。便師父平日也說這身武功已少敵手，分明防身有餘，為何走時還要精益求精，並令下苦功勤習，並未再提不許去往西山的話，只說東山這些好人，如其相遇，不妨聯合，結為同道，以為將來除害之計。但要人家自來，或是無心相遇，彼此投機，不可勉強，更不許到他香粟村去。對於西山這些惡人反倒一字不提，莫非暗示不管，隨我心願？

本來洞中人少，老人在時用功時多，難得說笑，有此一人相對，還不覺得。及至老人一走，老虎雖通人意，不會開口，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越來越寂寞，連書也無心再讀。暗忖：師父雖說惡人可怕，不許我離此遠出。但聽平日口氣，常說我是天生異稟，又吃虎乳生長，身輕力大，與眾不同。

再經他老人家全力傳授，此後當少敵手，稍差一點的人再多也休想近身，前後之言好些矛盾。師父已走了好幾天，晝長無事，實在寂寞心煩。師父還說將來除害，那惡霸見都不曾見過，如何除法？何不前往一探，看看那些人到底有多厲害，便去和虎商量。

虎女從小被虎養大，視虎若母，喊牠虎媽，人、虎最是親熱。初意虎媽平日最聽師父的話，每次想要走遠一點牠都不肯。有時賭氣步行前往，二虎必要搶前攔阻，不放過去。不忍心打虎媽，便拿所騎的虎出氣，常時打得那虎亂跑亂叫。結果，不是被虎媽強阻為難，便是老人親身趕到，迫今回去。

滿擬師父走前必向二虎囑咐，和以前一樣不令離開。正打算虎如不肯，便想法子，到了森林前面將虎支開，偷偷掩去。再要不肯，師父不在，無人攔我得往。虎媽對我憐愛，假意向牠哭鬧，也必勉強答應。哪知剛一開口，母虎便令騎上，不許騎那小虎，但令同行，越料師父走時有話。

到了西山境內，看出當地雖有多人，都忙著在田地裡耕種，一點也不兇惡，與預料不符。而所做的事好些均與師父平日所教的字意思相同，初次見到，覺著新鮮好玩，不捨離去。藏處隱秘，虎也不令再進。一直看到天黑腹饑方始回轉。